



青城的秋天

●江峰



丹枫迎秋 ■劲轩 摄

古语原名——呼和浩特。这青色的城，每一块青砖里都嵌着不止一个立秋的日影。

敕勒川上的作物正在称量自己的重量。莜麦低垂，穗芒相触时发出细碎的、干燥的声响——那是土地和天空在结算账目。向日葵转过了最后一个角度，花盆里的籽实挤挤挨挨，每一颗都在进行最后的灌浆。有风过时，整片葵花田便荡起金色的漪沦，那漪沦一圈一圈扩向天边，与云影的移动形成了某种默契的对位。而马铃薯在地下悄悄膨胀，它们不知道地表正在凉却，只知黑暗中的生长变得迟缓了，变得像母亲哼唱的歌谣那样有节律、有间歇、有甜美的停顿。立秋之后，降水次数和对流天气逐渐减少，这对于秋季农作物收获非常有益——敕勒川草原上的干草产量、年固碳量、年释氧量，都比修复前大幅提高，这片三万亩的草原，正在秋风中完成一年中最沉实的呼吸。

青城的街道上，烧麦馆的蒸笼推迟了掀开的时间。面皮在热气里多醒了一会儿，像在积蓄某种对抗凉意的力量。茶馆里的砖茶从早上就开始煮，茶汤的颜色比夏季深了两个色号——那暗红的液体里，沉淀着来自南方茶山的雨露，也沉淀着北方秋天所有的迫切。街角的烤炉旁，红薯的甜开始有了焦的边界，那种甜与焦的相接处，恰好是立秋给味蕾留下的新刻度。卖奶豆腐的老人把摊位从树荫挪到了日光下，不是怕冷，是日光斜了，树荫移动了，他要跟着节气的脚步重新占位。他的秤杆在下午的斜阳里格外醒目，那秤星闪烁的样子，像夜色提前下凡，替北斗七星值班。而在玉泉区的社区里，人们捧起西瓜“啃秋”，啃下夏热，迎接秋爽——这习俗从老城传到新城，从青砖灰瓦传到玻璃幕墙，像一个被反复咀嚼的隐喻，每一次咀嚼都咀嚼出不同的滋味。

入夜之后，青城立秋才有了真正的魂魄。月亮升起来，清辉漫过绥远城的城墙遗址，那些夯土的断面在月光下显出层次分明的年轮——每一层都是一次立秋，每一层都藏着一枚雁鸣。空气开始变得透明，透明到你可以看见远处大青山的每一道褶皱，看见山腰处那些白桦树在夜风里翻动叶片的背面——叶背的银光一闪一闪，像在发送某种只有星星才能破译的电报。

蟋蟀的鸣叫在这里有不同的谱系。阴山南麓的蟋蟀唱的是长调，拖腔悠远，每一个音都拉长到近乎断裂的边缘，仿佛在模仿远去的驼铃。城里的蟋蟀则唱的是爬山调，跳跃、短促、带着质感。两种蟋蟀隔着城墙对唱，一问一答，问的是夏天去了哪里，答的是秋天正在分发露水与霜的签证。而真正的音乐来自马头琴，某个不知名的窗口飘出的琴声，那琴箱里共鸣着整个草原的秋天——草籽落地的闷响、羊群反刍的节拍，以及走西口先民们当年在立秋前后决定去留时，心跳漏掉的那一拍。他们把决定权交给风，因为风比人更懂得节气的自由。

子夜过后，青城彻底沉入了秋的怀抱。路灯的光开始有了毛茸茸的边缘，飞蛾扑火的姿势变得迟缓，像在跳某种告别之舞。烧烤摊的炭火渐暗，最后一串羊肉上的油滴落入灰烬，发出轻微的、类似叹息的嘶声。环卫工人在五点前扫起第一堆落叶——那叶子来自为数不多的几株国槐，它们在青城生长得格外用力，仿佛要用一树金黄来补偿草原上所有的绿。扫帚划过柏油路面的声音清脆、有弹性，像在打一种关于节气的拍子。当第一缕晨光照亮大召寺的经幡时，那经幡上的蓝已从夏日的靛蓝褪成了秋日的藏蓝——更沉、更稳、更懂得如何与远方的天空对峙。

麦黄杏

●李阿人

的渴望。

张婶子家的杏树因为向阳，所以杏子总比别人家的杏子长得好，鸡蛋一样大，滚圆，饱满，咬一口，肉厚汁水多，让人欲罢不能。这棵树，是村子里最让人牵挂的树。麦子黄梢时，满树金黄的杏子，在叶子虚构的世界里，隐隐约约地露出来，害羞的样子，娇媚极了。

我们趁张婶子去麦地里看麦子，就翻过篱笆溜进去，要么捡拾地上的杏子，要么拿起竹竿去敲。“啵啵”几声，杏子便噼里啪啦地落下来，在地上滚动。

当然树上落下的枝叶，成了铁证，让突然归来的张婶子，指着我们的鼻子骂。张婶子当然捉不住我们，就一家家地寻过去，大声说：“这杏子还不够甜呢！”

麦黄杏还不甜？麦子都黄梢了，金灿灿的黄，铺满村子的胸襟，透着希望和收获的喜悦。杏子也黄了，浅浅的黄色，等同于一种语言，告诉你我，

属于一个季节的美味来到了。

当麦子开镰时，黄澄澄的麦田，铺天盖地地开启了收获的架势，农忙季节给人满身心的力量。

杏树听懂麦田的呼唤，一天一个样，仅仅是三五天的工夫，就染上了红晕，空气中也弥漫着杏子的清香和甜意。有些人家，摘了杏子拿到街头去卖。

可是，张婶子家的麦黄杏没有被拿到街头卖，她除了给城里的孩子送去一些，剩余的用篮子盛了，给一家家送过去，送给那些贪吃的孩子。

“等杏子真正熟透了，你才能品尝到它的美味。早一点晚一点，都不好……”张婶子喃喃地说给我们听，也说给那棵树听，说给那些飘荡在风里的岁月听。听得多了，我们就明白了，等待也许就是最好的抒情。等待花开，等待果子熟，等待那些影子，像萤火一样，涌到一棵树下。

此刻，你若站在青城的制高点——那个曾用来瞭望烽火土台上——你会看见秋天如何一寸一寸地收复失地。大青山的阴面比阳面先凉了两个时辰，那凉意像水一样慢慢漫过山脊，漫过草场，漫过楼群，最后漫到你的脚踝。你看见整个城市在晨光中微微收缩——像一个人刚从热水里出来，皮肤上的毛孔同时闭合——那些毛孔里逸出的，是整个夏天储存的燥热。而闭合之后，青城露出它真正的底色：青。那种不是绿、不是蓝、介于冷与暖之间的青，是城墙上苔藓的颜色，是砖茶久泡后的汤色，是老牧人瞳孔里沉淀的、关于所有秋天的总和。有人说这里天很低，云很多，阴山脉吹来的风不仅很凉爽，还带来了奶茶的咸香和烧麦的鲜香——而在立秋的晨光里，这风里又多了一层东西，是青砖在四百多个秋天里慢慢析出的、青色的沉默。

风又起了。这次它带着荞麦花的香气，带着黄河故道里沙粒的干燥，带着乌兰察布方向雨云未至前的某种期待。它掠过将军衙署前的石狮，狮子的眼睛在斜阳里闪了一下——那是石头的瞳孔在立秋这天重新学会凝视。它掠过大学校园里新生的迷彩服，那些年轻的身体在秋凉中站得更直，像一排等待移栽的、还带着夏末体温的树苗。它掠过塞上老街的古建筑，那些青砖灰瓦的缝隙里，还嵌着万历年间某个立秋的日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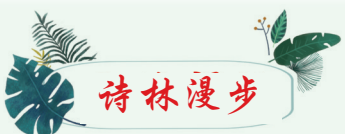
青城的秋天就这样深了。它不是一片叶子的叛逃，而是一座城市整体的换骨。山褪了一层热，城褪了一层躁，草褪了一层绿，而人褪了一层汗——这些褪去之物汇到一起，便成了天边那抹将紫未紫的晚霞。晚霞烧尽了，留下满天的星子，那星子比昨夜密了、亮了，因为空气薄了，因为秋天正在抽走天地间的帷幕。

最后一次望向大青山。山的轮廓在暮色里越来越清晰——每一个峰顶都像一枚竖起的耳朵，在听雪从贝加尔湖方向动身的脚步声。而山的褶皱里，那些白桦树正一株一株地亮起来。不是发光，是反射最后的天光，那光在树皮上中游移、滑动，最终凝聚成一道银白色的、笔直的印痕。这道印痕贯穿整座山体，像给青城写下的第一道霜的草稿。

风停了。静止的空气里，所有气味开始分层：最下面是泥土的、中间是草籽的、上面是炊烟的、最顶上是一——空的。那空里，正有无数个秋天在排队，等待降临。而青城稳稳地坐着，像一匹刚刚换完毛的骆驼，卧在阴山脚下，咀嚼着光阴最粗粝也最甘美的那一段纤维。

立秋的最后一秒，有一粒青砖的碎屑从城墙脱落。它下落的速度慢过了所有季节，慢过了所有在风中翻身的叶子，最终落在另一个立秋的起点上——那起点在明年的同一时刻，在相同的大青山豁口，在同样的风从西北方向灌入之前。

那时，青城还是青城。只是它的青，又深了一度。



大黑河走笔

(组诗)

●刘海豹

千岛湖光写意

这里有一湖好水。养着一群
岛屿和飞鸟
岛上不住人
住着芦苇，野花，小草

水鸟们与鱼为伴，和岛上的生灵们
处成好友。慢慢
千岛湖光有了灵气

白云，是它家的亲戚。路过人间时
就在这里住下。住得久了
这些云，就喜欢上这里的水
驮着去人间布雨

大黑河是千岛湖光的源头活水
天上的云，怎么驮也驮不完
其余的水，都被征用了，滋润
一座城和一片草原

我从阴山后的草原赶来
把千岛湖光看成一座牧场
数不清的岛屿是低头吃草的马群
水里的白云是放牧的羊群

我们都是牧人
手里拿着一把风的鞭子
把一群白天鹅的叫声，也赶进湖里

花海之约

大黑河有开放之心
每一滴水，都能海纳百川

她用一夏天的时间准备了一片花海
只为一个约定，等我们秋天来
用紫色的爱，将我们淹没

她把草原所有的马鞭草都种在岸边
用大黑河的水，滋养绝世容颜
秋风吹来，紫色浪漫，铺开人间宋词

打开紫色花瓣，一点浅粉
一点深红，从蕊中流出
这世上独有的胭脂，被大黑河眷顾
被一座城垂怜

马鞭草有风情万种，却不攀附高枝，把细碎紫花贴近大地
给一座城涂抹紫色口红

在秋天。我们以文字为拜帖
去大黑河郊野，赴一场花海盛宴
这些花仙子们，都是爱情之草
有草木的慈悲，可解相思之毒
一朵紫色花瓣，足够解救
一群内心荒芜的人

赴过花海之约，都会爱上
这人间宋词。他们从大黑河
取一瓢清水，淋湿所有词根

文字中乡愁成疾，填入八百里词牌
一朵婉约，一朵奔放，都是
最深情的恋人，适合十八里相送

赴过花海之约，如同饱读
大地美学。一朵紫花，一个文字
把人间的美，写到极致

赴过花海之约的人，最懂
爱之珍贵。他们会像马鞭草一样
爱上吹过阴山的秋风
爱上敕勒川的苍茫和辽阔
爱上长调般的大黑河。在阴山下
骑马牧羊

在林下空间

无需再走，来林下空间就好
这里有你想要的小幸福
这里能容得下所有疲惫的人

在林间，你可以放空自己
卸下身上那座山
与心爱的人活成唐诗宋词的模样

林间小径像树叶上的脉络
弯曲成一条条河流
散步的人，可以把心情放生到河里
把烦心事洗出春天的颜色

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
照在小木屋顶上
惊醒小屋里的孤独，一群鸟飞过来
将寂寞叼走

这时候，林下空间最是幽静
适宜在一本书里含英咀华
如果是秋季，还能看大黑河水鸟起落
黄叶飘零

一个人坐在林间，看一只蝴蝶
飞另一只蝴蝶。眼睛里
纷扰的红尘就被风吹走了

等到落日把满天红霞交出来
斑鸠空幽的歌声
会把一条河唤醒

走进林下空间的人
像刚刚走出尘世，心境如雨淋过
明亮而舒适

构建诚信教育体系·诚信文化

一言足以兴邦 一诺岂止千金

明朝名臣杨博的父亲杨瞻曾经在淮扬地方经商，当时有一位从关中来的盐商，将一千金的钱寄放在杨家，请杨瞻暂时代为保管。不料那盐商离开以后，竟然一去不回。杨瞻不知如何才好，便将那一千金埋藏在花盆中，上面种植花卉，并派人到关中寻找盐商。后来找到了盐商的家，不料那盐商已经去世，家中仅有一个儿子。

杨瞻得知消息后，便邀请那商人的儿子到杨家来，指着花盆说：“这是你父亲生前所寄存的金钱，此刻就交由你带回去吧！”那商人的儿子感到十分惊奇，不敢收取。杨瞻说：“这是你家的财物，何必推辞呢？”于是他说

出缘由，那商人的儿子十分感动，叩谢后携带那笔金钱回去了。

杨瞻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虽然托寄人发生变故，不取回报，可是杨瞻不为钱财所动，千里迢迢，寻访其人，并将财物交还遗孤，具有能够纤尘不染的人格操守。

古人历来重视道德修养，古语云：“忠信谨慎，此德义之基也；虚无谄媚，此乱道之根也。”古往今来，凡是品德高尚的人，都是诚实守信的，只有诚信的人，才能心智清明，择善而从。诚信一旦缺失，就会失去立身之本，并且还会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一言足以兴邦，一诺岂止千金。

魏文侯的诚信故事

战国时候魏国第一个国君叫魏文侯，有一次，他和管理山林的人约好第二天下午去山林打猎练兵。到了次日，下朝后举行了宴会，魏文侯准备宴会一结束就去打猎练兵，可谁知宴会结束后，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雨不见停反而越下越大了。

魏文侯看看天色说：“打猎练兵是不成了，可是也得告诉那位管理山林的人。”众臣中有一个自告奋勇的人说：“那好，我马上去。”魏文侯把手一摆，说：“慢，要告诉也得我自己去，昨天是我亲自跟人家约定的，如今失约，我要亲自向人家道歉才行。”

魏文侯在这件对于他来说很小的事情上都信守诺言，也正因为 he 这一点，才能得到臣民的拥护与爱戴，才得以使国家繁荣昌盛，作为一代君王都能如此诚实守信，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也应诚信待人，诚信做事。